

珂

雪

三

外

集

珂雪外集卷之五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游居柿錄

往普仰寺寺內居民雜處婦女溷僧寮中了不
爲意至後殿皆捉鼻以往大殿僧舍皆措大
占住郡人真可謂不佞佛矣

便河水已滿白雲橋邊楊柳半在水中夜飲于

捲雪樓上

邀夷陵羅伯生同遊金粟園至徐寓同步登小
舟過三義橋時泛鳧舟正在溪柳下乃以小
舟往共坐閒話伯生出黃慎軒數帖予手錄
之其一云西陵江水孝子泉邊依依嘗若一
日別去以後八年萍蹤可嘆孤衰病之餘重
以酷變去年人日耀弟先朝露先大夫素健
飯坐爾神傷見背耀止有一子昆胤雅負才
名比忽不祿尤痛人心孤淚出泉如目爲昏
腫兩年來形神憔悴大非故吾乙巳舊恙前

歲幸脫坐爾稍復爲苦大都起居如常但左
足少力耳自奉諱來一切謝絕文字禮壞樂
崩于禮故然承諭賀文傾倒控辭想不多訝
也久廢臨池手生荆棘勉強塗抹若出他人
兄見之亦當相憫耳大字或猶可觀偶有崇
陽帑謹書二幅往見一念茂椒是藥品所須
口一開一闔者大佳茂州部落戶常以冬初
至此傭工惠寄非難也時事日非孤百念灰
冷惟當日儲西資自覓便空此外無可言者

惟努力自愛其書中西陵江水孝子泉邊乃
萬曆壬寅冬予送慎軒西陵西陵諸友同送
之隔江孝子泉也初伯脩官京師以庚子九
月倉卒去世中郎與予俱八月先歸區處後
事一一皆慎軒爲之盡心盡力可無遺恨壬
寅八月中將謀歸伯脩之櫬于先隴中郎忽
夢見伯脩歸見大人云兒非黃慎軒來送我
必不行覺而謂予曰予夜夢如此但慎軒方
侍東宮講幄那得至此不數日而得平倩請

告消息又不一月而慎軒至玉泉以字來去
葬期僅十餘日中郎往迎之玉泉歸其題主
誌墓皆屬慎軒所謂素車白馬之事千古再
見矣事後予送之西陵別于孝子泉邊相視
淚下今光景儼然在目見此紙不覺淚潄潄
下也予又問伯生書中云茂州部落戶果何
謂也伯生曰近邊熟番廩于縣官每春之各
府縣傭作不獨一處又一書云專使見存乃
爾空返極知方命爲罪此中大自不安但衰

王 卷之三十一
類惡境得借知已以辭他人亦保全遺體之
道若此幸仗庇粗安或當補贖耳世醫皆知
用鹿茸而鮮知麋茸之功蓋鹿屬陽麋屬陰
人之虛皆陰虛也麋角應陽而解與鹿正相
反故能補血角茸膠皆可用本草自明其他
若熊油射香貝母甘松黃連蜘蛛香之類皆
日用藥品而茂州常有覓之或不難得但不
可因此惱亂有情姑聞之獸人及采藥戶耳
二袁兄往一再書來然契濶之思非寸楮可

了聞小脩有越中之行不審已還家否如有
便羽欲附一函而東幸勿忘報我也又一書
云茂州使還寥寥至今昨王吳卿人來始聞
伯生移署陵州玉壘明月影入蘭溪何如汶
水耶前夏中得袁二哥書已聞有西華之行
但恨不得偕遊耳小脩久無耗不知何似中
郎約孤下峽以守制未畢大事俟禫後徐議
也峨眉咫尺曾無黃生跡乃妄言他山水耶
三書恐信筆草成未必存稿予故錄之且其

中諄諄念予兄弟故不忍不錄也

金粟園門成脩理粗完遣工匠去小舟已練畢
泛至對岸州上小立片時鳥語荷香大有幽
意回棹至亭見前園叢桂委籍瓦石間乃以
磚砌方臺護之隣人陳生見而嘆曰此桂每
開則香滿三市然主者不知寶惜根株埋沒
糞土如此者二三十年矣今何幸也

回公安篋管谷已空乃以後堂供旃檀佛像前
列方等經

看人斫竹去其龍鍾者五百餘根

七夕天雨大有秋色火病偶發無醫無藥苦甚
雨不止病坐箕箒谷中晚出見紫薇花滿地如
紅茵侍兒欲掃去予曰黃葉可掃此花不可
掃也

中郎從沙市來居于箕箒谷話間火病遂去其
半

同中郎度江江水漲甚過馬家賽至大堤乃可
泊舟肩輿行堤上見田中禾稼如雲時有溪

潭荷花盛開竹林相望庄院駢列頗覺田家
之樂午後憇于觀音寺僧皆老農相聚窺貴
客私相話語

客來道余子默事爲傷之子默能詩絕不受人
金與之輒大罵竟貧病以死死之日無棺予
下縣中郎助以一金復爲予代出其半遂免
暴露又言鄰舍有一十四歲女子忽自言前
生爲某縣尹杖殺五七十人至午輒戟手如
搗狀痛楚不堪抵暮復少停凡半年矣一客

自往視之臥板扉上其父母曰前業深重非
醫藥所能揀聽之而已

金粟園木樨花盛開金粟滿樹一院皆香籬落
俱成頗似隱者之居坐楮亭少時命童子操
小舟過對岸看蓮花其花爲西番蓮皆重臺
而不結實

過菩提寺中大士殿上有遼庶人所書幻影二
字筆法甚佳庶人雖滌縱然頗有小慧知書
畫永陵好道庶人願爲道士得賜號真人因

出入無禁冠道冠披鶴氅往來城野間人家
設醮親來上章尤喜妓樂猶聞之故老云每
上元燈節皆以妓女數千導燈行綺羅黛粉
繁華已極自庶人得罪後便蕭條矣中年宣
淫遂亡其鼻旣居高墻日盡猫易米粗知樂
府亦俚俗頗有當家語

中郎同散木至園來看木樨小飲徘徊而去
坐楮亭看蓮花中郎以字至云貸圃桂開如黃
錦幄有新到吳兒善歌可急來予以事不得

往適鄧奕客至因相與散步大堤時大水已漫洲渚垂楊柳僅見枝葉因至周三宅飲遍覓歌者不得二更乃歸寓貸圃者夷陵劉元定園也

看人蓋瓶隱齋脩理久不完頗覺斧鑿聲可厭是夜思游吳越以散鬱懷遂徹夜不得眠

午過中郎宅中郎微動火予動遠游意中郎云吳越大遠三千里水道亦非容易不若且搜近處之勝是日中郎聞公安近事不憚意欲

絕仕宦于青溪紫蓋之間結室以老且云生
死事大四十年以前作今生事四十年以後
作來生事可也

至中郎宅中郎以火病未痊移榻龍堂寺前新
市李居是夜予與散木遂榻于廳前散木夜
起摸床不得忽以冷手觸予鼻予愕然散木
亦大駭已而相與大笑

往中郎大市宅登捲雪樓看水水勢浩森萬戶
皆在波光中風色甚惡不可久坐坐于硯北

樓中

天雨柴五十文一大束是年僅五月中七日南
風此后皆北風水勢沒岸柴舟不能前故踊
貴天放晴友人王尚甫至且云吾入門見老
桂若龍蛇天喬便已心醉同至楮亭見清水
一泓荷葉田田日宛似村居過中郎宅閒話
中郎言及養生事云四十以後甘澹泊屏聲
色便是長生消息四十以後謀寘粉黛求繁
華便是夭促消息我親見前輩早天人个个

以粉骷髏送死此後工匠事畢洒掃樓上每日坐三炷香略做胎息工夫予曰禪學悟後保任護持養生之理卽在其中中郎曰近日禪學悟得些些理路多至放恣現行無明種種具在道力不勝業力只是口頭三昧臨終寧有得力處四十以後决宐料理養生事起居飲食皆有節度乃爲攝生之道予曰耳根常聽此言亦自收斂

中秋坐中郎宅中郎曰今日中秋天公慳月真

孤負了也絲雨不住予歸金粟園時工匠已完著屐前后行覺幽邃可居

送馬宅殯從園中至天皇護國寺自來佛殿少坐待中郎至同往馬氏阡去寺不遠與江陵相公墓隣是日風色惡甚

城中見張江陵寫唐詩字一軸下有太和二字蓋江陵少時號太和也鄧和尚豁渠語錄云過江陵會張太和如在清涼樹下打坐江陵少時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爲

世界衆生乃是大菩薩行故立朝時于稱譏
毀譽俱有所不避一片利國福民之事挺然
爲之

新安友人吳用卿處見王羲之親筆遲汝帖竊
意爲唐人雙鈎之佳者有虞集鄭清之跋又
有黃魯直頌孟子取之左右逢其源卷詞云
取之左右逢其源香嚴臘月火燒山對面謾
人猶佇思打得香嚴也是閑後有宋景濂跋
云黃魯直書蓋學禊帖者也法體雖殊而筆

意駿駿似之晚年真書尤勝觀此真跡可知
米芾輕于持議荅劉無言書斥其字爲描殊
可笑魯直學佛得于晦堂最深人皆能言之
茲可略云又見李巨川画長江萬里圖從岷
山起止于洞庭後有張魏公浚跋云

用卿至瓶隱處覓書畫予無所藏僅得楊妃上
馬圖一軸用卿曰此錢舜舉筆滾塵圖則真
韓幹筆又春倦圖用卿一見卽知爲趙松雪
筆餘沈石田數軸皆非贗手同登楮亭用卿

玉皇三太子卷之五
曰一泓清水兩岸線柳宛似桃葉渡耳

八月二十二日移襪至中郎宅上中郎火病漸
加迎一老醫李姓者年八十餘切脉曰無病
意稍安

二十三日爲中郎料理藥餌自云昨爲醫者着
一分參遂熱不可支蓋我係陽臟不堪服補
藥又不敢服涼藥不若不藥爲妙予曰不藥
得中醫但調理飲食爲上是夜夢丘長孺來
相視而哭曰予無所依矣醒時猶淚涔涔也

二十四日中郎火病不退心甚皇皇

二十五日中郎火病愈甚遣人迎邑中陳醫

二十六日陳醫至切脉曰無病獨予私憂之而人頗有笑予張皇者

二十七日中郎服醫藥不效予一刻不能離左右夜半忽呼予入房已驚曰弟何由入此蓋夢中呼予也予復出覺神明漸亂私自涕泣云

二十八日中郎病未見痊足不能行日中差可

夜殊不安眠大便下紫血塊小便初如陳米
泔水後赤如血如濃茶予私憂之甚

二十九日中郎病不見痊飲食漸少且食時不
欲見人大小便皆血予臥不交睫

三十日僧寶方等至中郎頻以二聖寺三聖樓
未脩爲言

九月初一日中郎病稍可予與寶方禱于大士
塔下

初四日中郎第二男生坐中郎榻前閒話獨大

小便血不止甚憂之

初五日中郎病不見痊大小便血不止強起握
筆作報憫大人

初六日忽中郎室中老嫗呼予入內云夜中便
三四次皆血幾昏去得不便則可望活予私
自哭泣安憫之急呼李醫至切脉曰脉脫矣
予頓足仆地醫曰勿驚且試人參湯已進參
頭之氣喘自云三分生七分死矣已復起便
自云我畧睡睡此外絕無一語遂坐脫去予

呼之不醒矣痛哉痛哉一朝遂失仁兄天地崩裂以同死爲樂不願在人世也予亦自絕于地久之始甦強起料理棺木囊中僅得五十金稍乞貸當物市棺吏部郎之清如此卽予亦不知也哀痛中急還公安安慰老父

重九日侍老父榻前竊窺老人于無人處哭見兒至卽收淚蓋恐重兒之哭并有性命之憂也且促予至沙市料理逝者事予自思中秋時中郎云我至重九體中大康矣當于硯北

樓上作一佳會今相去幾日乃有如許事人命如此可爲駭嘆

至沙頭哭中郎遂得血疾辰常吐血數口服滿不支醫人誤投以乾姜半夏燥極夜遂不交曉狂亂甚自嘆曰從中郎于地下得矣老親豈再堪此痛耶

病燥火甚惡飲食作嘔又見血夜不寐

以人事多體不堪勞登舟還公安同胞姊來不敢會恐一哭斷腸吐血不可捄也旣至林蘭

五言五夕集
閣下大人急來視且聞夜不能睡一夜凡數
遣人來問睡否予憂病愈甚且恐溢朝露爲
大人憂生人之苦極矣

居林蘭閣下料理藥餌

體稍平步至篔簹谷看張叟治藥及斫竹爲箕
畚等物午后過林蘭閣小女兒牽予裾曰我
念詩與阿爺聽路逢蕭史不回身風裊芙蓉
繡領巾雲裏自然標格少但憑閨艷作仙人
予不覺淚下此中卽游仙詩也

友人劉繩之典一僧舍于寺中作書室欲轉典
與予予見其翠栢新篁微有幽致因許之其
直僅六金自念年四十余矣進取之事自有
定數不若寘身淨地隨僧粥飯脩香光之業
爲最樂耳晚歸篔簹谷看橘予作黃金色磊
落枝頭因憶石渠流雪水金子耀霜橘之句
念生死心不切欲借法水灌溉揀經論中極警
策語令傭書者錄之始于法華經以次及諸
經論庶可發叅禪念佛之機不令中斷也

得同叅僧如寄書寄宗鏡攝錄一部宗鏡攝錄
廼中郎所選袁無涯刻于吳中者也書付僧
怡山來怡山病甚臥柳浪予往視之

同王尚夫過篔簹谷步羊兒堤至法華菴老栢
森森寂無一人惟二僧雛午課問月江老衲
云在後室坐禪遂過五弟園園有胡僧晏坐
淡目高鼻不曉漢語沿王家堰至大人處看
製藥午飯後過龔名世宅小樓委曲可坐向
名世乞唐詩紀事本頗佳歸篝燈細閱

飲於表弟龔遴甫園時水仙一畝盛開紫蓬萊
吐秀蕊滿架紫蓬萊卽瑞香也

病體初痊懷抱甚楚聊于小園養魚種樹撥悶
早過園時梅花漸開臘梅亦有開者竇方來共
坐臘梅樹下曝日

得潘景升所寄新安山水志等書蓋未知中郎
先生之去世也

晤李四秀才名守穆云數日來家中堂前地下
忽有白火起中如浪紋光耀非常一家俱見

之若是者凡三見欲掘之其兄光祿少卿李公道字名守約止之云是祥是災是伏藏皆不必問但不發爲是別去至園少坐復步至柳浪看怡山怡山病漸愈擁被相對予問及寒灰近日行徑怡山曰寒灰近日正結伴苦叅其中靈慧者俱能開一綫路予曰此事真能自信不妨爲人作師家但下刃要緊無輕許可否則狂慧漸生不可揀也怡山大以爲

然

有客言歐陽公不信有三世事予曰誠然蘇子
由云彭城曹煥爲予言壺公觀有老道士劉
道淵年八十七謁之神氣甚清服細布單衣
縫補殆遍壁間題者多以不易衣爲美煥問
其意道淵悵然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贈
也世人稱永叔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
何從來耶昔將去吾州留此以別比嘗得其
訊吾亦去此不久也煥聞之愕然莫測徐問
其故皆不荅公嘗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

梅聖俞數人同游嵩高見薛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游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之言益信然則身爲世外仙人而不信有因果者固多矣隔因之迷豈不然哉

過二聖寺憶元微之遠安寺水亭懷展公詩云碧澗去年會與師三兩人今年見題壁師已是前身觀此則展公今二聖寺僧也遠安寺卽今二聖寺空入志

按遠安寺名安遠寺安公遠公之師不應後之

往沙市王尚夫偕風色甚大不可以舟乃肩輿
從江南行道逢一牛垂死吐黑水石餘予恍
惚從輿中見之及至逆旅王尚夫云適見斃
牛吐水竒黑問其人曰急磔之往沙市賣予
自思沙市所市牛肉安知非此物若悞食之
必無生理從此將斷牛肉矣予謂尚夫何不
早爲我言當以數鑊易而埋之免致食者中
毒豈非快事尚夫曰君行遠不及聞也

與王尚夫登硯北樓心酸神慘相視而嘆

金粟園後籬落俱頽命工脩葺之臘梅含胎未
開覺此中靜甚

歸篔簹谷梅花大開

中郎誕日痛苦不可忍時八舅已入郢往其家
宿夜夢中郎相引至玉泉與無跡拜于一大
殿上覺而謂八舅曰甥頻夢中郎在玉泉豈
自在中陰住彼處耶甥欲作一祠玉泉以祠
中郎而身老其中老來不任奔波似爲得計
耳舅以爲然甚有往王泉之興因遣人約寶

公同往

同寶方游行衆香林偶晤周念淨居士云觀音
寺塔下有居民姓鄧名星者得還債猪一口
方礪刀欲殺之而異香忽發徧覓之無有乃
從猪身出也予與寶公驚愕因同往視之猪
適在門以手摸之耳目鼻口香氣酷烈若今
零陵香然亦大異事與寶公共嘆五臺薄荷
之事真不虛耳

同寶方從金粟園曉發過太暉觀俗名賽太和

頗有喬松茂樹及角坡寺皆未暇憩見八嶺
山蛇蜒上多朱邸馬鬣晚至合溶宿于圖臺
山彌陀閣按合溶乃沮漳二水合流處也沮
水出襄陽房陵縣景山卽荆山首也水經注
沮水又連北逕汶陽郡北高安縣界又南逕
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今遠安縣是也據注
高安臨沮爲二縣今以遠安爲高安卽臨沮
似非沮水又東逕當陽縣北又東南逕驢城
西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卽雲長詐降處也

傳曰伍子胥造驢磨二城以攻麥邑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賦登樓曰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與漳水合流漳水出南漳縣荆山南漳漢臨沮地其山有卞和宅抱玉巖又南歷臨沮縣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王仲宣樓在東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是也二水皆逕麥城而合流于此麥城又與昭丘相近則仲宣樓舊跡正在合溶十餘里內

無疑總之荆襄皆名荊州而當陽荊州隸地
仲宣客此賦之正不必在荆襄城郭間也

曉從合溶渡河走當陽溪河清澈見底近縣山
色蔥翠憩于城外報恩寺予謂僧曰堂前牆
不空高高則障却山色了也飯後行二十餘
里至度門寺晤無跡禪師相見喜悲交集入
暮同步至打麥場上山圍寂寂一月孤寒了
不似人世已復同坐梅花樹下劇譚是夜百
念俱寂穩眠至曉半年內所無也

曉起同無跡詣秀禪師塔瞻禮僅存遺址瓦礫
磊珂傳燈錄載師葬龍門其實寂于龍門葬
於當陽張丞相說所撰碑文具在可考也憶
元微之宿度門詩門臨溪一帶橋映竹千重
諸巖分院宇雙嶺抱垣墉諸句可想見度門
之勝此地久已荒蕪無跡剪荆榛立蘭若自
耕自食宛似農家且自云生灰之際未易言
念佛尤未純熟更欲閉關數年予聞之惕然
有溪省飯後至大通寺遺址循溪而行溪卽

玉泉下流清澈見底過三郎廟關將軍平祠也記雲溪友議載玉泉寺鬼助土木而成祠曰三郎神卽關三郎也誠敬者彷彿如晤緇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有人先嘗食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長蛇毒獸隨其後此唐人語也當玉泉之盛其神固如此矣

玉泉長老遣夫役來迎鉢後同無跡寶方往玉泉循澗而行見山勢如覆舟又如寶冠諸山

拱抱尊勝無比近寺泉聲汨汨峯巒秀媚草
木淋漓依山寶殿雄踞上有智者道場四字
黃平倩太史書旁聯爲襟江帶漢三千里蓋
紫堆藍十萬年家中郎作也記萬曆壬寅送
黃太史于西陵歸至此殿已傾圮不七八年
而刹宇一新規未央而摹祈年則無迹師願
力與平倩伯脩中郎及諸護法贊助之力不
可誣也坐方丈飯後至慈航居士接待處登
藏經閣已步至乳窟聽泉遡泉行聲逾厲謁

關將軍祠因往智者洞別開一嶂沿途多怪
石洞中可容數十人石色甚古松箭叢生其
上一里爲朝曦閣閣已廢議與無跡復之是
日與無跡商確欲於此中擇一勝地建菴朝
曦止可游玩不可居不若于智者洞下建一
草菴爲便遂共視其址正在玉泉發源處日
已暮循舊路歸無迹回度門予與寶方月下
聽泉至夜分乃寐

晨起至大殿禮佛步門外泉田予謂將田之半

鑿爲渠引泉水其中爲放生池世間惟活水
最難得此地稍稍脩葺何減百泉惜無好事
者耳無跡云智者洞前地狹不可以菴適聞
寺右別開一嶂舊名松桂菴今已廢分屬寺
僧種麥若以數鑲與之不寂不囂實爲佳處
可作菴基遂同往看果如無跡之言晚無跡
別去已復與寶方間行至關廟橋前碑亭闕
古今題詠詩張孟二詩秀逸清絕若樂天詩
乃東都玉泉非此地也東都去城三十里有

玉泉山玉泉寺樂天常往遊焉故其閒游詩
有云閒遊來早晚止得一周年嵩洛供雲水
朝廷乞俸錢長歌時復酌飽食後安眠聞道
山榴諳明朝向玉泉觀嵩洛供雲水句可知
玉泉之在東都也又有玉泉紅躑躅詩及湛
湛玉泉色一律若屬當陽則此詩亦宜收矣
樂天不宦荊州由九江移忠州守從水道往
未遊玉泉也惟元微之謫江陵士曹數遊玉
泉故有玉泉道中詩云楚俗物候晚孟冬纔

有霜早農半華實夕水含風涼遐想雲外寺
峯巒耿相望松門接官路泉脉過僧房微露
上弦月暗焚初夜香谷淡煙塏淨山虛鐘磬
長念此清境遠後憂塵事妨行行卽前路勿
滯分寸光松門泉脉二語至今宛然玉泉之
爲官路唐已然矣豈容改移哉此詩空入玉
泉志今志中失收又元微之有思歸樂詩云
江陵道途近楚俗雲水清遐想玉泉寺久欲
登斯亭卽此玉泉也

稱直付玉泉長老易松桂菴基予再步往看有
山有泉蒼松老桂真成隱者之居決於明春
興功復與寶方任居士同往乳窟命童子掃
窟前一方地趺坐泉涓涓流聽之不覺成寐
辰起忽作大風至午雪花飄颻山半放雲氣如
綿松濤澎湃無跡以登山小極微病寶方往
視之歸來雪滿幅巾矣原約以二十日往清
溪恐無跡難山行托寶方止之寶方來云度
門必欲往風止日出卽策杖來也

風止曦日出予喜曰是可作清溪游矣會覓輿夫皆早出且候度門不至乃定以明日成行飯後與寶方任居士作山後游憩于關將軍廟過橋撫掌泉皆上沸尋官道行至山後多亂石亦有透過者各據一石而坐已復歸道逢長老同僧雛擔茶及餅餌至啜罷過壯繆廟予曰可惜一泓清泉無奈車塵馬足何長老曰廟之右有路乃故趙太守汝泉所改翻騎道也今廢矣攀蘿而上穿峻嶺之背望見

九子諸山如畫俯聽泉聲淙淙甚空亭

至新市菴基上翠微處見遠山堆藍予謂僧曰
此處可作一閣名堆藍也復渡溪過前嶺看
遠山穿松徑而下至寺前適無跡以游清溪
來寺同宿夜坐賀予得菴基并問菴何名予
曰玉泉亦名柴紫可名柴紫菴也無迹云予
近有山中諸詩名柴紫菴稿今被居士奪去
矣

天放晴同無跡寶方任居士往游青溪不數里

別玉泉諸山入一音寺界一音寺亦智者所
建峯巒甚多總名爲一音寺巖也翔舞飛騰
幻變百出昔遊桃花源上酷愛其山勢生動
天外浪壁層層以爲希有今見此山姿態橫
生真堪伯仲無跡馬上大叫音絕幾至墜笠
飯于一音寺巖下頃之天復晦雪紛紛落頗
爲山行憂俄復霽別一音巖入清溪諸山之
界相與下馬顧盼予嘆曰予生平有山水癖
夢魂常在吳越間豈知倉睫之前有此青蓮

花世界乎僧以手指曰瘦壁稜稜有若刻露
當其前者卽鳳山也過此山多石不復土矣
近寺忽見清流一泓滂湃噴舞與無跡下馬
坐橋上予曰吾見泉亦多矣跳珠霏雪何處
無之未見淺碧澹綠如此水色者按水經注
青溪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卽青溪
源也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爲名今但以青
名溪不知山之以青名也盛弘之云稠水傍
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

于青林之下巖猿流聲于白雲之上游者恒
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棲託雲客
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卽此地也已入寺
禮佛出至龍女廟前卽青溪發源處昔晉法
琳于此作論龍女來聽因祠于此前有方廣
地最宜聽水泉發源同江故與江水同消長
然石中出泉至冬猶滂泮尤諸泉所無也泉
之上有峯一壁甚巉蝕如蠟淚注爲洞二一
爲臥雲洞卽琳法師著論處元又有臥雲禪

師居之故亦名臥雲洞大士洞半絕不及往
此路頗多佳石若太湖者無數恨無人剔出
之耳

往游鬼谷洞石色沉碧空中而多竅可作精藍
處甚多其文多如竹葉鳥跡過嶺溪中行溪
石爲千百年雨溜所洗皆如雪色至鬼谷洞
前三峯如砌入洞中少憩道人持炬火前導
見洞上皆旋螺作殘雪色其下若龜文所謂
蓮花池也水下注淙淙有聲傍池行入兩重

石門有無數大蝙蝠若鷄鶩綴其上見火皆起或墜水中至前一小門道人蛇行而入會炬烟薰人目須退共唱佛陀淵淵作金石響道人云有菴源三郎及石柱洞可游里許爲桃源洞入洞度門與予及從者皆大叫其中若大厦上如亂雲封砌閃爍變幻中隆起一案若佛龕從來洞中石色之奇未有如茲洞者其隣卽爲三節洞較狹于桃源而深過之亦用炬如重門大類鬼谷數百武有人家至

石柱洞蘿棘封門猿接而上中有千年石乳
若柱此洞有水不可住然水極清冷覓路下
沿溪復從故道以歸從游者皆倦汪茂才云
溪上有田可市去此可一里許予復循溪步
至田畔歸已暮飲數杯而臥鬼谷按拾遺記
亦云歸谷昔儀秦問先生何國人荅曰吾生
于歸谷古史云鬼者歸也

雨大作至乾溪遊佛耳巖

看使人至西陵作字與雷何思及劉元定諸衲

皆先歸予亦行夜宿玉泉

閱佛祖通載方知玉泉寺原名一音寺也然一音寺巖上又有一音寺至弘治年間方毀豈後又另建一寺名一音歟晚雨甚作雪

步前嶺望諸山猶帶雪微日照耀晶瑩可愛
柴紫巷關行定草亭址步至乳窟遡流而上至
泉上枯坐會雷何思以字至約于燈節後至
此相晤寄有五臺香菌

除夕度門來玉泉同守歲携所作青溪詩五首

來夜間予得二絕傷逝者之捐棄腸痛不可
喻予謂度門曰今年受生人之苦骨肉見背
愛別離苦一也功名失意求不得苦二也自
歸家來耳根甚不清淨怨憎會苦三也秋後
一病幾至不抹病苦四也生人之趣盡矣度
門曰不如是居士肯發此勇猛精進心耶

珂雪齋外集卷之六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門人程性初元修校

游居柿錄

萬曆辛亥正月初一日壬寅住玉泉講經臺晨
起同度門上殿禮佛復至講經臺遙拜家園
遂同往武安王廟時初日照巖泉水蒸而成
霧禮神畢歸小樓閒話午步往後山途中據
石清坐

同度門聽泉於泉響處各據一蒲而坐不覺成寐

將遊紫蓋同寶方往度門夜閱楞伽

別度門同寶方往紫蓋沿途多峻嶺望玉泉甚尊特其後爲青溪茅平諸山上帶殘雪日光映射寶公云大似晴雲照覆山巒予曰雲色稍陳不若雪色之鮮霽照人也過聖水寺相傳葛稚川鍊丹于此取水不數里爲吳王墳冢隆隆起吳王不應葬至此豈吾王之訛耶

楚都在沮漳間宜此地有王家陵墓所云昭
丘者皆相去不甚遠也此地望見沮漳兩岸
之樹分行交樾不可紀極路從山後以達於
寺蓋自太行少室伏牛玄嶽諸山蜿蜒而行
至此地忽止其前則平原千里江南諸山皆
可指數若天日晴明可望見江上風帆數月
來滿眼峯巒忽見平曠如掌亦覺爽豁山頂
有仙祠卽葛稚川煉丹處前有井已涸予記
列仙傳煉丹紫蓋乃葛稚川之祖葛玄名孝

先非雅川也孝先跣行屈氏二女作屐施之
後分餌丹二女皆僊去至云山主爲劉綱樊
夫人劉綱爲上虞令亦非是中人不應作山
主俱誤甚宜改正也寺肇基於遠法師後天
皇悟從荊州天皇寺移至此寺往時樹木甚
茂以湘藩造宮殿盡伐去近日栽松嬌姹如
綠雲寺僧等頗嚴守護不過十餘年後又成
佳叢林矣

送寶公歸公安予復歸玉泉行嶺上望遠山晴

雪殊快至聖水寺從徑路趨玉泉興中于諸
山外見玉泉屹立有若久客望故鄉暢適不
可言喻豈非宿緣耶過金家溪畔兩水合流
處一小菴菴中僧供茶餅過此山峯多茂樹
無童者踰光石嶺石淨滑不受塵下嶺卽玉
泉寺田松謾謾水涓涓官無出路復踰嶺以
達于寺山行稍倦夜來焚香靜坐亦自快
往定堆藍亭基較前更上三四尺見西峯一帶
如潑墨秀媚照人

度門來視堆藍亭基并成響水潭菴基潭上乳
窟五十步爲聽泉第一處兩山相夾可作菴
度門曰吾老愛聽泉聲且與居士堆藍社相
近共作念佛因緣以畢餘生足矣地屬僧性
美美爲導從泉處至山背皆在菴基內山上
前可聽泉後可望九子諸山是日予作詩四
首志喜

至堆藍看立亭柱度門來是日送寶方人回得
丘長孺書詞甚痛切蓋吾兄去世後海內聞

而痛哭者不可指數長孺尤甚大都人生去
世士林中無有下斷腸之淚者則其人亦可
知矣在他人及長孺猶爾况知已骨肉如予
者乎予又安得不入山更波波人世事也

入城循玉泉行水漸大遇石根穿泉岸處復下
輿閒步是日風日甚佳諸山甚青翠午抵報
恩寺閱空長老新置一禪室甚淨度門已先
至矣遂偕過汪從事處夜歸報恩寺閱空老
衲過天王殿大呼朱風子在否數喚始應口

中已喃喃作歌聲矣予問故閱空云此人姓朱不知何處人嬉游城市夜宿于此人予之食則食亦不乞也寒冬惟著單衣亦不覺寒人予之衣輒與人夜宿于地雪夜呼之或裸體舞雪上出語或可解或不可解性好酒亦無醉時無嗔怒詬辱之朴扶之亦不怒也聖凡不可知然亦大異人矣因呼之曰風子冷否荅曰我有坎我有坎復大笑

汪從事請於城外園中食素因呼朱風子來予

之酒輒歌且大笑飲已亦不辭而去且歌且笑搖曳而行薄暮出城外寺右有山隆隆起訊之則荆王墳也意卽昭丘耳

步至城外真武洞洞亦寬曠可坐恨前無水耳洞上高阜處俯臨沮水其右爲九子諸山左爲許由山中開一罅望見清漳不百步卽仲宣樓舊址共籍草而坐不覺已暮夜月朗甚閒步城內歸至寺朱風子醉舞月下撫掌曰且混且混人問燈好否曰燈甚明路不平燈

甚明眼不靈道已復大咲跡公早憐其寒以
一衣予之訊之已施人矣

往游龍泉寺度沮水水清澈見底不數里入山
口如戶遂行于日夕所望黛色中也二十餘
里至龍泉寺過胡康侯墓宋時老松尚存康
侯武夷人父淵寓跡荆湖間至安國爲蔡京
所惡退居當陽之漳濱後子宏復徙居衡山
矣寺右掖爲遠公洞洞高不可登遂歸至康
侯墓前聽松月上松影滿地道勁甚取酒少

飲夜宿於寺按僞秦建元九年遠隨安公南游樊沔及秦將符平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留不得去乃分遣徒衆各隨所至遠于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則是寺開山正茲時也所住精舍無水師云若此地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已清泉頓出卽本傳所云始住龍泉精舍是也然潯陽亦有龍泉寺未知孰是

從龍泉早發往游九子沿途山色空翠撲人左

清漳而右曲沮至九子山如高髻亭亭予以
兩輿人扶掖而上坐石上諸山絕似蓮花此
峰又蓮花出水之最高者小童爆竹山應作
霹靂聲遏抑不得出久之乃止相看大笑龍
泉僧以酒及松花膏至膏純以松花爲之和
以蜜入口作松香氣山內清供第一品也下
山從燕子冲至何仙姑洞仙姑衡州人不應
在此路甚險洞皆碎石合成出燕子冲如戶
聞忽開沮水當其前渡水至關將軍墓前有

石楠樹最古飢甚命山僧炊飯飯后行五里
至寺

歸玉泉過度門流泉汨汨村野間了無一人入
門寂寂大呼門乃得開甚矣山中之靜也跡
公正吟哦作詩

看砌亭墻閒步塔灣田上見溪上新柳遠望如
綠烟罩樹姹嬌動人

往游智者洞憩于漢壽亭侯廟半里許有青石
突出如蓋乃樵人逃雨石也近洞處忽有人

家牆外青石如烟磊珂其間石隙杏樹兩三
株盛開不數步青石如闕內圍十餘笏地可
作一靜室蓋玉泉前山以泉勝此處以石勝
色大類英石微癡重耳至洞靜坐許時幽邃
蕭靜微聞松濤

至堆藍亭時蓋茆者尚未完步西南嶺間可百
許武怪石如林望山上石巉巉綠樹叢生坐
石上看遠近山色秀媚甚卜一小練若最佳
予起步忽有一鹿及一兔突起去已緣山腰

至對嶺打麥塲上少憩歸午食飽后復游從
乳窟渡水過祖師廟松風泉響相競行近洞
則松風爲泉聲隱從嶺背上行則松風喧甚
泉聲亦少隱至一荒田望九子山如刻畫諸
山中惟此山獨有芒刃大與鼎州綠蘿山相
似下嶺至泉源處循流而下忽得一處青石
堆積石路爲亂泉所蝕成溪渠大類虫書鳥
篆泉從渠下注聲响若鐘因名之爲石鐘峽
也溪上庄戶以茶及酒至長老祇園亦携酒

來云到處覓不得口中復喃喃爲泉聲所遮
惟見口開閉也飲數杯復行澗中可五十余
步至繡石澗澗兩岸皆竒石綠苔附生秀細
可愛若錦綺其上突出可蔽雨復倚石坐水
爲兩岸石所束故流疾而聲愈不平石爲千
萬年疾流所擊竒形異態百出過雙石關不
十餘步爲獨石關一童子以石丸從不得渡
則寘丸水上以行至響水潭若奔雷矣復至
堆藍亭蓋茆已完掃地少坐日照遠山爛爛

意甚樂之是日也得佳勝三怪石林石鐘峽
繡石澗是也

堆藍亭看編棘籬俄而跡公至坐亭上已同至
響水潭尋溪而上覓錦石澗石鐘峽跡公嘆
云所未經見

午至堆藍亭亭外棘籬已成見西峯晚嵐如濃
筆蘸淨水中墨花鬱起間有濃淡又日色照
之其無樹者作淡金色有樹者作藍汁色真
荆浩關仝得意筆也是夜夢見玉泉山上復

出一山若進賢冠狀又見此山化爲一舟飛
行虛空皆異境也

至堆藍亭清坐山中寂寂無一人但聞風聲鳥
聲及嶺上叱牛聲也下亭命童子持繩床往
乳窟臨水坐窟中石乳纍纍下垂俱不知爲
何人取去坐倦至塔邊看新柳

居玉泉講經臺步於山泉間堆藍亭窻櫺畢功
從堆藍亭閒行步至怪石林坐於石山看山久
之乃從前路歸途中見兩兒相牽大兒絕衣

而去小兒哭甚哀訊之大兒小兒兄得罪于
主人欲逃去弟不忍捨挽留之不得故泣也
予見之亦泣因思此兒以兄遠去尚不忍捨
况吾兩兄竟爾長逝永無相見之期豈不哀
哉竊自含淚歸寺半日不怡寺僧謂予眼痛
發赤不知予之有所觸也

從玉泉早發遊遠安諸山偕者爲李生伏之及
僧祇園山中野花盡發沿途青李及棠梨花
皆如雪至一音寺山皆如象王排立午抵青

王集卷之三
溪立橋上看水碧乳泓渟入寺禮佛後至龍
女廟前試茶水味極佳上臥雲洞以游山帳
寘洞邊共坐從洞邊攀蘿捫石可半里許至
海潮洞石大略如楊惠之所塑普陀壁也一
山皆青石如太湖中空而多竅扣之鏗然有
聲若剪去草萊一一剔出茲山勝乃不啻惜
無好事者

從青溪發至青溪舖望亂山中忽如雲破霞裂
者卽白巖寺也昔郭河陽画石如雲此山真

如雲矣山路漸隘如入峽然漸從一窾內如
永巷兩山壁立時有泉聲石上苔文繡蝕略
如排當爨鼎至木瓜鋪微雨石益竒古湧出
爲墨匣溪秀邃殆非人境雨漸大注覓木瓜
菴不得復行二十餘里皆穿峽中峽盡得沮
水山水相依路盡左擔晚渡水宿慶壽寺故
人秦茂才定寓來晤昔曾見于沙頭今二十
余年矣

往游鳴鳳渡河行三四里近山中兩山石壁峻

絕滑不受塵水從中出已心竒之凡經四五
渡始至山下兩山如墻青綠照人間有石洞
至觀音堂水繞其前聽水凭欄少坐遂短衣
上山石級斗絕幸有石欄可凭天門有三相
去各里許屢陟屢息諸峯俱如商周彝鼎硃
砂翡翠照人望山顛仙宮若在針鋒棗葉上
住旣至顛禮祖師畢住聖父母祠
坐祖師殿後望後山如千葉青蓮午後游後山
石裏出喬松矯健而淨石級無欄下視斗絕

道者挺身直下了無怖畏予飲數盃爾道人
扶掖乃得下歸住石臺上雲色從杯前度馴
鷹掠食雨大作稍佳卽往爲鹿苑游飯後下
山道侶携酒天門以次遞飲而下山半雨大
作至觀音堂暮矣遂不成行雨中持蓋溪間
西去得雙石峙立處如扉內有澄潭溪水所
會至一民舍前前對石峯形空色麗水繞其
前後倚山而住令人有卜居之想是夜道士
伴松年七十餘卅余年不下山矣聞予辰往

復來送至已二漏小道人藥珠勸酒且乞詩
遂爲之醉

從鳴鳳大士閣早飯見日色麗甚遂往游鹿苑
行十餘里望鹿苑山色如破雲枕藉意甚欣
然下層阜聞水聲戛戛流入沮河卽鹿溪也
兩山夾處如鐵墻溪水滌洄界之右掖諸山
爲獅子巖爲招仙巖巖一壁如削如墨汁洒
成左掖一山如翡翠屏爲石柱峯淡綠殷碧
俱如屏障水墨巖忽折泐成一峯前垂長袖

有若鷲頭寺據焉水墨巖翻出其左鷲頭再折一峯出其右卽法華臺也其前爲石柱峯流水出其下兩掖之峯多垂袖如重門水屢折而復出凡四渡水而入寺寺已敝惟斷碑在麥田中考碑寺卽陸法和居士舊憇第也晚設游山帳于法華臺見後山諸峯疊疊尤佳然此寺中十餘峯或如洒墨或如砂翠政不必借妍于遠山也招仙巖在水墨巖上滑不受塵有一僧鳥騰而上予等皆股慄晚坐水

邊

早游山後乃以山蹇從遇水則乘之以渡從法
華臺下渡水行繡鐵峽忽見三峯如博山爐
青翠照人渡水見山後戶水隔之望見石山
中多土山復歸至繡鐵峯卽繡鐵峽上山也
上有平地望前三峯麗甚從兩山夾處冒險
搜剔石如髻可鑑遂至寺後嶺上定喘息僧
以酒茗至數杯後臥于石上者久之歸寺午
食沐浴就枕熟睡起山游命童子以游帳寘

法華臺上看山風色稍惡乃下臺過水墨巖
下凡兩渡水至山口龍王洞邊據石而坐忽
有樵人從如削峰頭捫蘿循石而下衆僧皆
爲之咋指晚步至石柱峯下從樵人處乞得
茶數片以試水亦佳蓋鹿苑以茶名所謂清
溪水鹿苑茶也寺旣凋敝僧遂不復種茶而
絕壁上遺種猶存惟樵人採薪間得數兩耳
又有黃薑形如山藥食之微苦村民以爲儉
歲糧時月色微明山形黯黯水聲哽咽雨大

作乃覓牧童避雨巖下坐竟日

從鹿苑歸近渡沮水回視萬山搖曳翔舞因下
輿緩行細看之不能別也復至慶壽寺

玉泉歸晤寶方雪照時二僧閉關脩法華三昧
方出來晤云靜中光景甚爲希有因與寶公
商量爲大人脩梁皇懺事

寶方來以教乘法數示予是夜夢與中郎會于
一樓中郎看二人奕予問曰兄住此樂乎中
郎曰甚樂予曰予卽來此樓中共聚首可乎

中郎曰未可予問脩行有益否中郎曰大有益予話間快甚以手摩中郎身云甚煖非逝者相也踴躍欲告人而醒

夜夢天上雲氣飛舞有若鳥絲又若今之馬尾羅搖曳滿世界已作一陣入一大廟予在廟左立觸予身予卽騰起十余丈醒自喜爲情少想多之徵稍自快也

自爲齋主于三聖閣起華嚴會時禪堂衲子竇方怡山而下五六人本寺戒僧本空而下數

十人皆聚于閣三時念佛二時誦華嚴經各一卷

從寺中歸園時園中竹萬竿皆生花漸欲枯槁因命園丁以漸伐去頗有爲予惜者予曰大限旣至此身亦須將去况此身外物哉戴凱之竹譜曰根幹將枯花籜乃筴筴必六十年復亦六年竹實曰籜竹死曰筴蓋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枯死其實落土復生成竹然近來新栽者不數年亦籜東南皆然無一存者

獨水竹不爾且予近定居玉泉此亦寄也是
日玉泉修菴人至已斷水矣

赴顯宗齋早至柳浪柳色參天真所謂漠漠水
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也小舟在溪邊
遂同泛少時追思中郎往時同游光景不覺
淒然每值荷花盛時無日不泛有衲子徧虛
能鼓棹偶墮水中大笑欲絕今徧虛亦化去
三四年矣有談及梅衡湘中丞事者云女澹
然學佛死中丞祭之有云有佛自然有魔不

信安得不謗予心服以爲名言

行亭成亦名陸舫可隨處安立看山聽泉者也
漢陽王章甫從燕中來弔中郎時走玉泉覓予
不知予之在公安也是日卽欲往沙市而風
雨大作

開霽肩輿入沙市

金粟園中芍藥及襍花盛開

同章甫渡江夜抵篔簹谷

步至法華菴栢林中小坐便過五弟天華館飯

後至柳浪湖煮茗泛舟同至二聖寺看李龍
眠羅漢并舊鑄二聖威猛象長不盈尺健骨
怒筋張口奮拳稜稜可畏

同章甫寶公從公安發往游君山風日清和麥
浪滂湃晚宿民安驛

從民安驛早發午見繡林山色久不見山爲之
一快

天暑從舟行風色甚惡長石江上有亭送予至
亭中間話晚風靜予與章甫寶公入舟

王五三ノイ
風色甚恬過墨山晚宿車水灣

舟至洞庭湖口泊于岳武穆祠下

泊教場前雨霽登教場山上山砥平十數里芳草油油真堪調馬右望諸山如展旆而江湖出左右兩腋亦奇觀也

往游君山之扁山西風大作不成行泊于南津港近山雲奔馬逝大有姿態春水浸其足徑路窄窈幽奇大可泛岸上有古廟乃孝感夫人祠也秦皇時夫人之父以從役赭山溺水

夫人尋父聞其溺遂赴水歿至潯陽扶父屍
浮水上後人祠之于此艸木蒙翳守祠人養
烏鬼塞路不堪坐問守祠者曰此去岳陽樓
幾里曰可六七里近此二里許有呂仙亭可
登也遂陟重巒緣江岸至亭門對君山湖光
皓淼繞亭喬松數十株拗枝虬曲皆數百年
物松上有白鶴巢惡少年欲得其雛以竿中
之危欲墮予以金爲鶴雛乞命少年不可乃
與章甫寶公共以因果報應之理曲譬之其

人不憚然亦從此興闡無必得之想矣久之
肩竿而去予等小酌亭前亭右卽爲白鶴寺
寺泉極佳以新茶試之烹點不佳不堪飲日
將落霞氣射湖心遂歸坐舟頭偶有流星如
一月下墮忽分爲二月光芒燭天舟人皆怖
叫

黎明東風細細一帆直走君山初日旣出波平
如掌方舟進發已抵山足繫舟寺門見喬木
蒼鬱虧蔽天日黯黯含雪霰氣兩掖之山如

垂長袖乳石磊珂如飲水而下遂坐石上早
餐入寺禮佛天王殿前鴨脚四株唐宋以來
物也上巢白鶴數百遠視之如玉蘭花正殿
亦壯偉後爲藏經樓左廡祠柳毅秀才作健
兒裝西去穿喬木中新篁綠色照人蓋遠視
此山直似長眉一抹入其中求所謂十二螺
者亦不得都爲老樹壽藤所遮彷彿見污隆
耳然曲徑中時有起伏竹翠茶香檉花芬馥
極紆迴有幽致宛似江南佳麗名園過軒轅

臺此處可覽湖山之勝惜以文昌閣封之復
行竹石中登酒香亭其下乃走鼎澧諸州道
也空水澄鮮了不知其際倦歸坐方丈假寐
已至寺左披髻上得朗吟亭望長沙湘潭去
帆如陣上有古松數株陡健清人肌骨亭下
古木蕭森共坐其下小飲午後往湘妃廟忽
得曠野平田極有野趣入廟中了無一人閱
古碑頗喃喃皇英事不知帝女者乃天帝之
二女非堯二女也自秦以來諠訛久矣晚坐

亂石中聽水

辰起擇一卜築地雙髻曲抱篁竹橘柚銀杏木
穉之屬遮樾不見天日可作一小樓辰飯後
風甚猛別君山一帆走岳陽樓下大都天水
一色景象乃此樓尋常受用然亦不能于此
外覓一奇語能模寫其澄鮮也按滕子京增
城樓爲岳陽樓范文正爲記蘇子美書石邵
鍊篆額世謂三絕章甫曰文正之文信佳矣
然忽作憂樂語果何謂予曰滕子京負大才

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見于辭色文
正與同年友善愛其才恐貽禍滕豪邁自負
宰受人言正患無隙規之值其以文求記故
文正記中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盖有在矣初
樓成賓友請合樂落之子京曰直須凭欄大
哭一番始快過庭錄所載非妄也

別章甫從城陵磯買舟歸

抵車水灣月色甚朗夜往塌石驛漏淡不至泊

墨山下—小港中上岸有長堤—帶古樹昏
黑棘花帶露盛開流水汨汨四遠皆麥田月
下誤以爲江水甚可畏入舟再移里許得鄰
舟始泊去塌石驛數里程耳

從塌石早發墨山之石多有磊珂水上者石色
頗不佳此路多崩岸可畏抵調弦驛舊有調
弦亭今三戶蕭然也

石首張翁伯治具江上酒樓長石季新伯雨皆
聚翁伯出前所閱樂春釣魚圖并廬全煎茶

圖再玩又南堂之作陽峯相公自賦諸文人
倡和李崆峒何大復王稚欽楊升菴廖鳴吾
諸公皆親筆字多道古可敬

還公安居二聖靜室看經

赴本寺華嚴會夜坐甚爽

登泛鳧舟往沙市將至玉泉

從公安發舟抵黃壇與怡山相對清話真如泛
一日舟不似行路也

從黃壇移舟沙頭雨大作怡山留舟中予往金

栗園

收拾瓶隱坐看新荷出水

體中病念玉泉未能去不若歸寺過夏怡山亦
至遂同入舟晚宿黃壇閒步柳下水中望落
日恍若作西方懸鼓觀也

南風大作從黃壇與怡山各跨蹇陸行遇楊柳
濃陰則藉草坐譚午渡江抵箕筥谷

住二聖寺禪堂靜室時泛鳧舟已從虎渡轉三
橋矣

天雨爲顯宗題青蓮冊青蓮菴基中郎所施見
其冊上字不覺潛然予題畢呼顯宗示之兩
人淚交睫也

將游村中從林蘭閣肩輿往三橋舟中憩于茶
菴

過孱陵街至舟移舟黃荊口看月有聽水之樂
而無風濤之慮

停舟黃荊口遣人約崔晦之同行晦之居去此
不十餘里將午晦之至風逆不成行遇嘉樹

林處則暫憩晚抵大陽橋橋久撤近橋有大
陽寺卽子美作詩與大陽長老者也沿途頗
有土城多國亂時草寇所都夜與晦之開窻
看月不忍寐去

早從大陽橋移舟至長安村輞湖邊湖水晶瑩
周廻可二十餘里可當西湖之半雖無樓閣
梵刹而遠樹近林亦極倩怡

過先塋拜松楸間豐碑不具今丰當以舟往陽
岐載石不容緩也

湖上水平如鏡看水上晚霞甚樂之

雨大作舟中對雨清坐是日食新

天晴放舟朝湖心初時熱如炙已而水風拂面

涼透肌骨

天新霽念簡田弟病痢久不痊與唐仲文同往
視之至大德寺少憩寺門垂垂欲墮殿堂俱
不支毛氏二甥寓此讀書天欲雨急至簡田
處入臥內視之病已九月餘形容瘦槁不覺
爲之墮淚自云昨日甚危篤今日稍可矣久

不見兄兄在何處予曰我亦病往玉泉調治
二月餘遂痊蘭田曰我若有起色亦隨兄往
玉泉也

移舟于魯湖湖與輞湖相連去杜庄僅數步是
日息于杜庄溪松下無暑氣

從輞湖發舟往刀環

舟至小河口河曲不能入以小舟行涉重湖過
橫溪橋至肉浦登岸見長松參天蔽日新禾
如雲錦予不到此二十年矣家家種樹居然

有花源氣象

鳧舟已至肉步河與吉人太初三甥步至河泛
舟居民素未見官舟相與聚觀咤笑

與太初吉人早渡河至法華寺看中郎所市陰
宅詣法華寺小坐訊寺所起云隋朝然豐碑
已毀都不可跡矣

登舟繫大樹下令童子焚香滌硯烹茶久不作
此快事差如逢故人也

從肉步發舟泊于之字湖湖水新漲不減瀟湘

枝江諸山如笠子亭亭天末夜宿湖中風水噴
薄頗有寒色

從之字湖發舟亂湖而渡十餘里風順掛帆抵
赤雲山山一小阜水中央有小蘭若出小河
口過孫黃驛晚泊港口四望崗下

早聞簡田弟不祿消息爲之痛哭者久之蓋予
初意欲留視其病而弟自云我必不死又累
遣人覘之云漸平故予遂往乃環里中不意
去未數日遂長逝矣老母弱子比中郎事更

慘卽欲返舟還里而風逆甚乃姑往縣中蓋
久不待大人急欲往也晚過黃金口前爲悍
民所塞因水漲淹茅穗諸里茅穗民白于官
率衆開之悍民持挺來禦殺開者一人邑侯
力主開始定

水大漲泛鳧舟入斗湖登舟納涼

月色甚明泛舟過呂仙濯足臺

命僕輩收書畫入沙頭

渡江至金粟園園後池中荷花盛開

夏道甫處見李龍湖批評西廂伯喈極其細密
真讀書人予等粗浮只合歛衽下拜耳案上
一觚花紋極密元物也歸過法輪寺浙僧所
供檀香普賢像精工甚送至峨嵋山者

得黃太史慎軒書時已聞中郎化去消息讀之
不忍再讀其書後一友人借看竝藏去

取班超參大字一幅并戴文進臨郭熙袁安臥
雪圖寘之壁間夏道甫馬畫兆來坐瓶隱參
看荷花

檢畫卷之非山水者及近贗者付入城售之
金粟園後湖荷花盛開作一竹亭臺上

過江陵王維南太學見卷有梅花道人竹十餘
幅其中倣與可者數幅瀟散閒適每幅綴小
詩極清遠而作字亦甚有法杜攄居韓熙載
家宴圖人物亦佳畫有馬遠及黃鶴山樵山
水沈周鵝及山水皆佳

傅叔睿來時微月濛濛予臥叔睿與客次飛歌
坐前堂頗有涼風奈無以居客思移瓶隱坐于

前苦其煩未決也

拆後園瓶隱壘移之前壘無墻垣蔬圃中多穢
氣而前有老桂古梅因寘亭其間東移西徙
措大舉止真可笑也因思去年六月作亭時
中郎曰曷不寘之老桂下予不可意欲作一
高壘爲木樨吐氣旣而無力復以此亭移去
終不出中郎之言每事如此不獨此一亭也
令人淚落漣如矣

脩治瓶隱壘成後園溪中蓮花盛開于溪北作

一竹亭曰西蓮以滿溪皆西番蓮也花極繁而不結實

園中新糊一室有如珂雪坐而樂之

渡荷花蕩至西蓮亭少坐步至一條花人舍頗有佳卉歸至舍午飧僕者誤殺雞予詬之鄰客云雞豚魚肉到口卽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此裴晉公家法也君何不效之予曰晉公臨薨時進上所賜玉帶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云內府之珍先朝所

賜旣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封
進占完令人書寫看罷安詳而逝必如此然
後爲生老病歿時至卽行耳譚何容易

入城憩王孫沅洲處沅洲云新移居此舊居有
臺卽馬融絳帳臺也上有百年老松轉鬻之
人所斫其松已爲平地矣同遊仲宣樓風色甚
涼有溺隍中者急呼人拯之得活

鏡隱齋左右各移合掌栢一株本草側栢乃合
掌栢他燥不堪入藥又移慈竹二種

生死之念甚切將有棄家之志念侍兒阿陳年
幼欲遣之出嫁托相知爲媒妁務令得所庶
將來入山無羈絆也

八月初一日戊辰居金粟園遣侍兒阿陳出閣
婢子二人亦遣去自念四十餘矣將有五岳
之志長戀戀閨閣何爲淨室明窻依然老頭
陀光景也

移中郎柩入鄉之期已迫往六侄處料理懇辭
弔客非大舉故也

天雨如注難于發引午後始開霽微有月色移
柩于舟

移中郎柩入鄉予舟先至虎渡渡口流水甚急
非順風不得上柩舟至無風覓牽纜小舟不
得予默禱于岸頃之風颯颯上帆舟行轉勁
入口風卽上似有默相者夜過三穴橋抵長
安村天明矣友人馬元龍以送葬同入村中
雲浦居士從龍灣市至雲浦將按西秦請告未
至故以微服來

同元龍雲浦往先原始至先母及先兄伯脩墓
則已往先祖鳳凰山憇于義堂寺寺肇始于
朱紹興有一磬上書鄂國公神作證盟鄂國
公岳武穆也意者作磬人乃征楊么時武穆
部下士武穆死而其人不忍忘作此以祈冥
福未可知也殿前銀杏可十圍午後至先曾
祖塋名冢嶺山山自松滋諸山而來高冢數
十至此忽止亦一奇勝

元龍雲浦歸予從行辭靈去腸如割予陪雲浦

往弔簡田弟老母幼妻弱子哭欲絕予亦痛
甚先約元龍艤舟四望崗以待旣至舟尚未
前予與雲浦坐一草舍中細譚頃之舟至抵
黃荆口月上矣入口隨流三十里至縣已漏
盡天明始登舟

同雲浦至柳浪湖食齋至二聖寺智者堂月色
已上共坐大墀上小酌是夜論學頗有入微
處夜同宿靜坐雲浦携一友人能招此至而
不書以去惟向金剛塔前作叩首狀乃知鬼

神逼塞虛空矣

歸篔簹谷桂苓尚未盛開堂前艸深尺餘獨橘
樂亭前橘子纍纍壓枝月下過林蘭閣宿

與方平弟治一勾于大人前大人諄諄勉以作
舉業晚與方平弟王吉人同飲林蘭閣下數
杯散去步柳浪湖堤上意味慘澹不成歡也
同吉人入沙市至江邊北風大作憩于逆旅月
上風少停遂渡江已漏下至金粟園木樨盛
開如黃雪墻宇垂成墀淨不容唾與吉人露

坐至子夜

坐木樨樹下候月出清香滿院至子夜不成寐
九月初三日聞雷何思之訃何思名士需號何
思夷陵人與予同爲諸生丁酉舉于鄉辛丑
成進士讀中秘書改檢討博學異才頗好言
仙已酉典閩試試錄奇麗甚爽戍歸數邀予
游衡廬屢來屢以他事止時忽聞其訃真令
人腸欲斷也爲人心地淨潔不沾纖毫塵俗
氣真是仙品母老無子且無弟得年僅四十

七哀哉痛哉終夜太息傷文人無命善人無福欲問天而無從也

九月初五日中郎葢服闋中懷抱痛不忍卽吉靜亭舅招飲劉園園依便河水可泛舟門有枇杷樹五六株濃陰交結封天蔽日荆之空枇杷有自來矣故城門有枇杷門也獨四周皆墟墓不容步予爲此地止好脩行以近逝多林也近登高欲作會緣何思之計不忍舉樂霜降武弁迎秋于西郊皆以錦綺架爲高亭是

日得聞中左方伯景陵陳志寰書時方聞中
郎之訃遣人致弔奠章悽惋甚蓋志寰爲先
兄伯脩鄉試同年癸未舉進士官工曹丙戌
伯脩官詞林與志寰朝夕聚首論學後與中
郎及予皆相契合時爲閩左轄告病歸年老
尚艱嗣息無復出意來札與予尤不可讀記
與志寰聚首京華皆萬曆乙未年事于今十
六年矣兄弟朋友星落雨絕此自不可堪况
僕乎

一帆歸公安大人體中如常甚慰

大人病體欠安不能復入郡食息常空照管乃借六侄堤上居移宿其中庶便往來定省讀書梔子樓下

作字別郡中諸社友取金粟園中諸書回

大人病勢較退病中喃喃命兒不輟進取

大人體中雖健而神明昏憤飲食衣服皆藉人力至于中外事一切不省營綜家政以來累數千金司筦鑰于奴僕恐乘此一切侵漁遂

出示令諸僕疾來笑明蓋爾兄去世予忝居
長尚有異母兩弟及二兄之孤孀在一切任
其侵漁是長者之責也

丁酉予痛哭下二兄之前緣先母龔太安人生
予兄弟三人早喪長伯脩次中郎次卽予先
母去世大人未繼庶母劉卽掌家政生二弟
安道寧道母氏早喪三孤備嘗荼苦予不忍
言之也天不祚善人伯脩無子子予子予又
尚未有子中郎二子中郎又早世二兄宦貧

二家孀孤俱不免食貧予既居長不料理家政檢點資蓄則夫人數十年辛苦爲兒孫者皆紛紛莫可踪跡矣諸親友云家事任長今積藏盡去若不急時分異盡入他門亦非前人治家本意予曰凡分異必由父命今大人已不省家事何所稟命諸親友又曰凡痰昏之病安能使之精明如平日家政既無所主且將散而爲他人有繼志述事之孝不如是也畢竟分異是而庶母劉孺人及二弟亦倦

倦以分異請予泣而從之復叩稟大人大人
領之

大人知分異事榻前語予曰天補汝天補汝予
曰此天言也何敢違自是聽弟侄輩擇取予
默受命焉

大人藏蓄及外責幾數千金谷可六七千石俱
爲人竊其籍化爲烏有責之諸僕復有他言
予嘆曰大人旣病扶侍病人爲重朦朧不問
可也遂止以見在田宅分異

王 卷之三十一
分異成予奉大人之命嘿無一言聽諸弟部署
外人以袁氏之分不均必致有煩言而彼此
寂無一字皆嘆異焉

篔簹谷竹子既壞亂草叢生不勝荒落乃稍去
竹根脩理垣牆外飾虎落

種桃李樹于篔簹谷

赴二聖寺智者堂齋

臘月初六日爲亡兄生忌悼念不能自己蓋予
于梔子樓上設亡兄靈位于其上後每上樓

輒涕不怡者終日遂不復上樓

天氣稍暖以清水洗硯予有佳硯二一得之胡仲脩一得之中郎今日梅蒼漸發蓋用淨硯寘几案花下磨方于魯墨用吳箋作十餘行字儘可觀

閱黃魯直集黃公文字之妙見于諸題跋其中別有勝韻非近代板俗文人所能知也
除夕治一勺于大人床前

珂雪外集卷之六

終